

(WM)来表达。其实,它虽源于西方,但在中国已有很大补充和发展。如“显微外科”技术,“胰岛素合成”技术和“肝癌诊断和治疗”技术等,均填补了西医的空白。这种经我国西医专家们研究已有所发展和提高了的西医,加上一个 Chinese 限定一下,既符合实情,又有利于我国的医学分类。非此则是否埋没了我国西医专家们的成绩呢?称“中国的西医(Chinese WM),有人可能觉得不习惯。其实,语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美籍华人我们称 American Chinese;而入中国籍的美国人则可称之 Chinese American。可以设想,将来“中医”走向西方后,可能会出现“西方的中医”,如 American TCM,等。

6 中国医学(中华医学) 综观中国医学史,此词的含义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医学”基本就是指“传统的中医”。如陈邦贤 1919 年所著的《中国医学史》以及王古民和汪连德于 1932 年用英文写的“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中所指均如此。所以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医”译词多用 Chinese Medicine,直至现在港台地区或国外仍多用此词来表达“中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解放后尤其 60 年代以来,我国医学出现了较快的发展,长足的进步。西医在我国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而成为“中国的西医”;传统的中国医学也有了新的发展而成为“现代中医”;并随之应运而生地出现了一支新生力量。“中西医结合医学”。这样,“中国医学(Chinese Medicine)”的含义应包括此三者,广义上讲还应包括我国的其他民族医学。笔者注意到“中华医学杂志”1974 年第 54 卷英文名用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1981 年起用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另外,“中华医学会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自“针灸”和“中医”从中分出后,其中英文名称的意义已不十分确切了。但可以确信的是:人们心里都明白,那实质都是“中国的西医 Chinese WM”;而“中国医学”或“中华医学”Chinese Medicine or National Medicine of China 绝非仅此一家。

(收稿:1997-02-25 修回:1997-09-06)

浅谈中医术语英译体会

广州市中医医院(广州 510130) 戴莲仪

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体系,基于中国古代哲学及实践。我认为在翻译时必须忠实地表达原概念系统。

1 翻译必须按中医术语的原意

1.1 一些中医术语可在日常用语或西医术语中找到对应词时,可以采用直译。如:解剖学术语头(head)、鼻(nose)、手(hand),症状如头痛(headache)、呕

吐(vomiting)等。

1.2 关于脏腑名称的英译,虽然 heart, liver, spleen, lung, kidney 等译文不能全面反映中医中五脏的特定含义,但鉴于中文一般常识中的心、肝、脾、肺、肾也未能表达中医学中五脏的特定意义,而必须另作诠释才能使意义明了,愚意认为还是应该保留这种译法。有人认为以拉丁化的 orbis cardialis, hepaticus, lienalis, pulmonalis, renalis 代替 heart, liver, spleen, lung, kidney。我认为前者同样也不能全面反映中医学中五脏的特定含义,反令初学者感到更生疏。

1.3 有些在西医术语中难找到对应词,但按比喻对应词翻译的译文可以准确表达其内涵的术语也可直译,如健脾译为 tonifying spleen。目前大量术语采用直译,但是存在一些问题:(1)由于一些中西医概念的不同造成误译,如风湿(rheumatic arthritis),消渴(diabetes)等。(2)对意义相近但程度不同的术语译文未反映其程度之差。如活血化瘀、破血都译为(removing blood stasis)。化痰、祛痰、豁痰都译为(eliminating phlegm)。我认为不如将活血化瘀译为 activating blood and transforming stasis,破血译为 breaking stasis,化痰译为 transforming phlegm,祛痰译为 dispelling phlegm,豁痰译为 sweeping phlegm,这样可以反映这些术语之间的差别。(3)牵强附会。如贼风(chief wind)。

2 适当使用新造词汇 适当使用新造词汇可以使翻译简炼。如辨证施治(syndrome differentiation),阴虚火旺(Yin-deficiency fire),针灸穴位(acupoint)。但新造语汇必须遵循词汇组成的一般原则和规范,否则容易导致混乱,如把肝胃气滞译成 hepatogastrostagnation 就违背了词汇组成的原则,而显得含义不清。

3 关于音译 音译不宜太多,否则令读者难以理解。因为英语单词并无固定的“声调”,而在汉语拼音中不同的声调往往代表不同的汉字。在教学中我们发现不少学习中文的欧美学生的汉语发音尚不错,而对“声调”的区别却觉得非常困难。他们实在很难区分阴(Yīn)和饮(Yìn),卫(Wèi)和痿(Wēi),肾(Shèn)和神(Shén)等,更别说同音同调的肝(Gān)和疳(Gān)了。因此,音译只适宜用于确实难以其他译法表达其概念的术语,如气(Qì),天癸(Tiān-guī),阴阳(Yīn-yang),疳(Gān)等。

4 中药名称的翻译 目前中药名称的翻译都沿用拉丁文,因其已由植物学家根据植物学命名方式形成系统。这种翻译的优点是能准确对应该药用植物及药用部分;缺点是名称长,同科的植物易混淆。如两面针(Zanthoxylum nitidum)和鹰不泊(Zanthoxylum

avicennae); 火炭母 (*Polygonum chinense*), 虎杖 (*Polygonum cuspidatum*), 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和杠板归 (*Polygonum perfoliatum*); 茉莉 (*Jasminum sambac*) 和破骨风 (*Jasminum lanceolarium*)。而这些药用植物的功效是大异的。还有几种植物均可作为同一药物入药的, 如可用作大黄入药的就包括有掌叶大黄 (*Rheum palmatum*)、唐古特大黄 (*Rheum tanguticum maxim ex Reg*) 和药用大黄 (*Rheum officinale baill*)。同一种药用植物又有炮制的不同, 如干地黄、熟地黄。值得大家一起探讨既简便又实用的翻译方法, 我认为暂时可用植物名加汉语拼音。

(收稿: 1997-06-18 修回: 1997-09-15)

中医术语翻译技巧初探

安徽医科大学(合肥 230032) 任 斌

安徽中医学院 王晓平 季俊虬

就中医术语翻译而言, 可采用转化法、意译法与音译加注释法处理。

1 转化法 有些中医术语与西医术语存在文化共核, 其概念意义两者基本相同而文化意义也较相近。译者只要掌握中西医术语的概念意义就可以找到自然对应词。例如, 牛皮癣(psoriasis)、经血(menstruation)、经绝(menopause)、麻疹(measles)、肺癆(pulmonary tuberculosis)及脑(brain)。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 源语言与目标语言读者对上述专业术语的理解基本上达到了效果等值, 文化亏损也较少。

2 意译法 一些文化意义太浓的词汇且无对应的英语医学术语, 直译不能准确传达概念与文化含义, 增词太多又使译文显得臃肿。而中医术语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简明扼要, 用字少而表意深刻。根据李永安[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5; 15(8): 499]提出的中医术语翻译的科学性、简洁性和信息性原则, 这些词汇宜采用意译法翻译。例如, 血证中的血与证在中医学上都有特殊的含义, 而血证是指人体不同部位出血的总称, 是某些急慢性疾病中的一个证候, 常见有咳(咯)血、吐血、便血、大出血等。有人曾将该术语译为 blood troubles, 这对于西文读者来说, 即使是医学专业人员也会立即联想到, 这是血液本身的问题如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或凝血因子等发生毛病, 但若译为 hemorrhagic symptoms 不仅言简意赅而且使西文读者一目了然, 丢失的信息量也较少。又如调心可译为 mental concentration through regulation(通过调节使精神集中)。此外, 辨证论治在某《汉英医学大词典》中只是注明汉语拼音并用 33 个英文单

词作了解释性翻译, 显然过于冗长, 其它还有各种译法。根据辨证论治的文化内涵和基本概念, 把它理解为通过中医学等手段了解患者的症状和体征等并据此作出对疾病合理的诊断和适当的治疗。由于诊断是治疗的基础, 治疗的结果或过程有助于明确诊断。实际上, 辨证论(施)治也相当于 Treatment on Diagnosis, 其概念意义基本表达清楚, 信息更易被西文读者理解且信息尤其是概念信息损失较少, 而用人写英文字母表示中西医诊断方式及文化差异, 感兴趣的读者发现上述拼写的特殊性时可能会进一步思考或研究之。其它如活血化瘀也可采用相同的方式处理, 译为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gainst stasis 或 stagnation。

3 音译加注解释 奈达和纽马克(中国翻译 1996; 1: 30—31)都将语言文化特征分 5 类: (1)生态学; (2)物质文化; (3)社会文化; (4)宗教文化; (5)语言文化。这反映了各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不一致。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密切, 而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特性是译者的难题。采取妥协和各种补偿的手段进行文化移植在所难免(屠国元, 中国翻译 1996; 2: 9—11)。有些中医术语所含的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都无法简洁地用英文表述而不使人误解, 例如中医的基本术语阴、阳、五行、卫、气、营等, 这时采取音译加注解释势在必行。五行可译为 five elements。有人译为 five elements: water, fire, wood, metal and earth。后者使人了解了五行的内容而对其内含仍难以理解。音译为 Wuxing, 加注解释为 five elements which means the world consists of elements: water, fire, wood, metal and earth that interacts and inhibits each other。这可使该术语的文化亏损在翻译过程中有所减少。解释的概念更易为西文读者所接受。我们已有 Yin、Yang 进入西文权威字典的范例, 其它如 Qi、Ying、Wei 等也将为西文读者所接受。

中医术语翻译过程中出现跨文化差异不可避免。译者在翻译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将源语言转化为目标语言时需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承受能力。中医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 中医术语翻译既要强调概念信息转化的准确性又要重视其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转化法、意译加某些技巧处理和音译加注释都是移植文化信息的有效方法, 但翻译的得失难以避免。中医术语翻译的关键是译者要具备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基础, 较高的英、汉语言与翻译水平和高度的责任感, 在翻译的得失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把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概念亏损和文化亏损减少到最低限度。

(收稿: 1997-03-09 修回: 1997-09-20)